

一名技擊家列傳

拳師傳

上海廣益書局印

第一奇書

古今妖怪大觀

本書共計百篇都四萬餘言無奇不有趣味橫生如鑄大禹之鼎似照溫嶠之犀談之令人拍案驚奇……內有……

蝴蝶精……報恩嫁郎
美狐精……依情不捨
蜜蜂妖……偷香竊玉
鸚鵡妖……評章月
赤蛇精……遺鞋試情
尚有九十餘種限于篇幅不克備載

全書彩面洋裝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六版

拳師傳(全一冊)

●定價洋三角

有 著 權 不 准 翻 印

撰述者 胡 樸 庵

校訂者 金 石

印刷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分發行所

漢口 半邊街
廣東 永漢北路
北京 楊梅竹斜街
長沙 萬福街
江西 府學街
開封 書店前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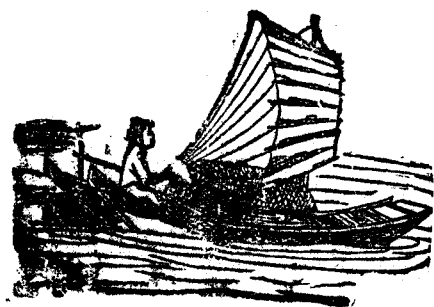
廣益書局

拳師傳序

古今能拳者多矣能拳而傳於世者亦多矣然於拳藝之精微莫有能道者蓋能拳者不能文能文者未必能拳即有著述大概文人之筆墨資譚助而已於拳學無與也少曾從事於斯所學不深壯遂荒棄茲乃本諸舊聞追而錄之南北二派之淵源與夫虛實進退奇正緩急略一述及或亦稍異於模糊影響之譚總得三十餘人題爲拳師傳非傳人也聊以傳拳學之萬一云爾胡樸庵戲墨

十年前與仲兄居山鄉輒喜學拳術苦無導師紀律終乏不得成然仲兄多力余復身輕善騰躍能越一丈牆意氣自不可一世忽忽十載舊事已不可復憶仲兄貌魁梧猶不失當年態度余委頓日甚且不能遠步又誰

知懾懾病夫乃當日輕捷之少年也境地移人能不畏乎今仲兄豪氣未
盡有興作拳師傳余已望之而氣阻矣弟寄塵



新書出版

女子模範

紅粉英雄記

武俠小說

彩面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拳師傳目次 (一名技擊家列傳)

序言

淮上壯士		一
王山		三
劉勝		四
峨眉僧		六
柳生		七
蔣靜		一〇
俞明		一一
印月		一三
珍娘		一五

拳師傳 目次

刺猿人	一七
劉生妾	一八
胡遠	一九
王二李武	二一
黃傑	二四
鄭澍	二六
段七娘	二七
周鎮國謝武	二八
趙良	二九
張松溪	三一
金超	三一
武英	三二

劉遠	三四
曹泰曹杰	三六
李舵工	三七
王國鎮	三八
徐明唐杰	四〇
王伯任李元	四二
熊奮	四五
陸碧景	四五
章三先生	四九
某提鎮女	四九
草庵和尚	五一

拳師傳

樸庵錄

淮上壯士

太原朱生。故家子也。擅文名。累試不第。年二十餘。衫猶未青也。生憤甚。寄情詩酒。放浪湖山。遇學究。則白眼視之。因此窮窶。日甚。至不能舉炊。王某者。以狀元開府浙省。生父執也。生頗不欲干要人。雖困未嘗一通訊。會太原某宰。浙王詢朱近況。具書招之。朱不欲往。母促之行。既至。王日詢其帖括之學。殷殷以取科名爲訓。朱頗不耐。第不便當面抵觸。唯唯而已。生嘗作詩以寄憤。中有句云。孔老無科名。道德邁千古。子房無文章。勲業佐高祖。吁嗟豎孺輩。眼光以寸數。博得狀元郎。南面作開府。酸氣猶未除。滿腹秀才腐。爲王所見。王知其諷已。以其狂置之。朱不自安。見王告歸。王亦不留。贈三百金。朱不受。至。我與汝父有兄弟情。此三百金。係我之奉嫂者。非爲汝母作甘旨也。朱

不得已受之。束裝就道。心頗鬱鬱。日以飲酒消遣。行至淮北。有二人尾之。貌頗猙獰。朱毫不介意。傍晚寓一店。朱入東廂。二人亦寓是店。入西廂。夕陽西下。素月東升。由窗射入。清潔可玩。晚風習習。吹茅茨作窸窣響。朱解裝獨酌。縱飲高歌。目空一切。少焉一壯士入。亦旅人之求宿者。至則坐客已滿。壯士解裝沽酒而無坐地。朱以手招之曰。同飲可乎。壯士卽坐下。談論頗相得。夜半飲罷。朱入東廂。少焉有聲甚厲。朱於窗隙窺之。見宿西廂者二人。執刀直撲東廂。壯士以手揮之。二人皆仆。朱屏息不敢作聲。有頃壯士入朱房。朱曰。黃白物在某處。爾速携去。毋相害也。壯士曰。誰欲爾黃白物耶。欲爾黃白者。已被我仆倒矣。我見爾襟懷洒落。故來護爾。孰知爾亦俗物也。朱躍起謝。壯士已不知何往矣。朱極懊悔。嘗語人曰。只以畏死一念。於風塵中失此豪傑也。

豫人王山。王深然子也。深然本拳師。常執護商業。頗有蓄積。晚年生山。愛之殊甚。深然以護商勞苦。且危險。歇業家居。稱小康焉。戒山毋學拳。延師課山文字。山殊不樂。暇竊習拳。以爲快。顧無人指導也。山年二十餘。力可敵虎。文字僅能書姓名而已。深然怒其行。痛責之。畀之錢若干。使經商。山悉以錢付酒家。而以折閱報。深然知之大怒。欲仆之以懲。後山躍避之。深然竟不能措其一毫。久之。深然笑曰。爾何以能此。雖然。宜精練之。老夫不爾責矣。但我已八十。不能有以益爾。山東某寺僧。我之同盟弟也。藝頗高。爾曷訪而師之。山唯唯。至某寺訪僧。道來意。僧曰。某善曷試之。山解衣跳躍。僧笑曰。勇則勇矣。奈雜亂毫無紀序。無論手足不相應。卽一手之伸屈。一足之進退。初不似曾學拳者。豈爾父未嘗教爾乎。山道其故。並言父扶已之事。僧曰。若然。我扶爾。爾能避乎。山曰。可。約半時許。一如山父扶山時。僧曰。曷加我以手。毋徒躍避也。僧猝進。以拳加山之左肩。山肩承僧拳。以手揮之。僧反撲於地。僧起立無

語山辭歸。從此以神勇名於時。豫魯之拳師。皆莫能當山一擊。論者謂山之拳術。如野戰之兵。毫無紀律。然終莫有能勝之者。

劉勝

僧悟心者。武當山某寺方丈也。少曾習拳於少林。年已六十餘矣。精悍不減少壯。寺僧數百。無一不能拳者。皆悟心所教也。山下有農家子。名劉勝者。孔武有力。善飯。無以爲生。叩寺門求方便。僧徒殿之。劉若不覺。駭而走告悟心。悟心問劉曰。爾何求。曰。欲飯耳。爾何能。曰。能造飯耳。爾力幾何。曰。不知。能食飯幾何。曰。亦不知。悟心笑之。命僧徒食之以飯。將盡二斗米也。飯後引至後面空場。有巨石二重。各四百斤。劉以手左右挾之而舞。殊從容也。性極蠢。授以拳法。茫然莫解。因置之香積櫺中。雖爲僧尙未有名。衆共呼爲老劉。頗輕視之。一日來掛單。僧衣履極敝。而神氣弈弈。衆僧徒時加白眼。或不具食。劉常私食之。悟心教僧徒武藝。掛單僧視之。默不一語。或謂掛單僧曰。爾能乎。

則謹謝曰不能習罷。悉歸食堂。掛單僧獨立空場。衆莫之顧。劉招掛單僧食。掛單僧謂劉曰。爾何不學拳。劉曰不知也。掛單僧曰。我教爾可乎。於是教以手勢。劉吃吃作笑。半夜掛單僧引劉對坐。久之。劉忽悟曰。我知之矣。掛單僧盡教以奇正虛實之道。進退起伏之節。戒之曰。爾由此熟練。無敵於天下矣。彼悟心何足道哉。我習此技三十年。非僅未逢敵手。卽求一能傳我之技者。亦不可得。爾力由天生。我故不能捨。非因爾飯。我始授爾絕技也。爾善用之。我去矣。一躍而逝。劉每夜靜。私自習之。衆僧莫知也。問二年。悟心集衆僧徒謂之曰。吾將往天台。衆僧中有能武藝超羣者。授以方丈之位。互相角逐。最後得一僧名超凡。悟心將以方丈授之矣。劉上前曰。稍遲。我尙未試也。衆共笑曰。老劉不過多力。焉能據此位。劉曰。毋小覷我。爾輩之拳。不過外家之粗淺者耳。因解衣跳躍。悟心驚曰。爾何能此。此等拳法。我尙不如也。劉悉道掛單僧之傳授。遂爲某寺方丈。改名天禪。衆皆服焉。從此武當之拳法。頗與少

林齊名云。

峨眉僧

王征南拳爲內家之正宗。傳征南之術者。首推餘姚黃百家。顧百家不以拳名。蓋百家入清後。注意科舉。習經生業。不復解衣跳躑矣。相傳征南之弟子頗多有張某者。其藝不在百家下。少習狎邪家。稱中資。悉爲纏頭費。傾盡流而爲盜。時來往於山東河南間。凡習少林拳者。無不當之輒靡。蓋張某於內家之六路。練習純熟。而尤長於斫。所謂滾斫。柳葉斫。十字斫。雷公斫。皆能精心獨往。挾此術以行劫。衆莫如何。天幢寺豫省某縣大刹也。僧徒百數。寺產極豐。布施者復繹絡不絕。一日有津商某。以五百金祈福。行近寺門。被張某刼去。衆僧徒從而追之。連數十人皆仆。一掛單僧笑曰。諸師父拳術。雖皆少林的派。然非彼敵手也。窮僧十年未出手矣。姑一試之。言罷解衣。迅速追上。張以手撲之。僧閃過。張知有異。挾金而走。僧曰。毋走。言罷躍上。張置金於

地回身用抱月勢。右足向右稍後。左足隨轉。作坐馬步。兩手相對。是時僧已
以長拳逼張乳際。張急前手抹下。後手斫出。滾斫而上。僧卽以兩手着胸。以
左手撒開。右足隨進。又以左手着胸。右手撒開。左足隨進。張之滾斫忽亂。急
退歸原路。隨以朝天勢直上。張知不敵。一躍而逃。僧亦不追。挈金返寺。衆僧
皆來道殷懃焉。此僧行止頗異。無定名。甲詢則以此名對。乙詢又以彼名對。
衆因其來自峨眉。遂呼爲峨眉僧云。有知之者。謂僧之師某。嘗學於單思南。
王征南亦單思南弟子。皆爲內家拳云。

柳生

楚南柳生。少穎悟。十餘歲時。出辭驚座人。顧放浪不羈。讀唐人小說。慕磨鏡
籬桶之流。市中惡少。必結納之。買酒狂飲。拔劍割生彘肩而食。年少氣盛。旁
若無人。見者無不咋舌也。父母禁之不得。怒逐之。柳愈自喜。與江湖買技者
遊。輾轉楚豫贛皖魯燕。久之。竟能拳。閱數年。友人某遇於淮上。腰刀手劍。居

然一健兒矣。友某極力勸之歸。至家則父病頓重。呻吟床榻。望眼欲穿。見柳至。嗚悵不能言。數日竟死。母已前兩年亡矣。柳家本中資。無兄弟。父母既亡。頗思自立。復理舊業。爲文多奇氣。老師宿儒弗及也。友人促其應試。至則點名如囚犯。柳憤疾擲卷回家。叱曰。豈所以待天下士哉。遂罷帖括之學。日以讀書爲事。一日坐中堂讀鄧弼傳。拍案而起。曰。天下竟有此等人。始知吾往日所見之小。使今生得遇此人。與之上下古今。縱橫宇宙。豈不快意。言罷又笑笑。罷又哭。一僧立於門右。猝然曰。先生爲何如此。柳曰。吾束髮結客。閱天下人多矣。未有異人如鄧先生者。僧曰。鄧伯翊耶。今其再傳徒尙在。卽貧僧之師也。鄧先生不遇。隱於峨眉爲僧。不誦經。不禮佛。惟以書劍相娛。貧僧今由峨眉來此。過先生之門。聞讀鄧先生傳。故駐足久聽。先生真有心人也。曷從我遊乎。柳曰。善。遂從僧入蜀。復由蜀而滇。而黔。川資皆取給於柳。柳與僧談。頗能貫穿古今。而擊劍亦旋回繞轉。柳心折焉。無何復折而回湘。僧曰。天

下山水之勝。無過峨眉。曷貨此產業。隱居於此。大丈夫貴快意耳。阿睹物何足道哉。柳極然之。數日。將田產房屋售盡。易黃金四百兩。挈之與僧同行。一日度江。舟小於葉。雨急如麻。風緊盪舟。至江心幾覆焉。至彼岸。柳先登。僧方携金。舟忽傾側。僧墮於水。舟被風吹。距岸數丈。轉瞬已渺。僧登岸作咨嗟狀。柳曰。此何足惜。行耳。又數日抵峨眉。則寺門剝落。纔蔽風雨。僅一小沙彌在焉。柳詢其師。僧曰。往南海未歸。而香積廚空空。齋飯亦頗拮据焉。柳曰。如此何可往。余將去矣。僧亦不留。曰。明年此日。吾師必歸。可再來也。柳自念家產散盡。無以爲生。不願以文字求進取。遂爲護商。業謀朝夕焉。間兩年。護商至河北。來一行劫者。柳仆之。繼來數人。柳連仆之。最後其酋至。卽當年峨眉僧也。見柳卽遁。追之不及。武悉心訪之。僧本猾盜。武藝出柳下。知柳所好。故伺而欺之。渡江之船。皆僧之預爲布置也。然柳遂以此落家。論者比之盛此公云。